

◆ 李天震

# 那些年,冲破重围的跨国婚姻

现今,跨国婚姻已是寻常事。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里,国人几乎谈涉外婚姻而色变。

由于工作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笔者就曾亲历了马里留学生蒙科罗·苏恩卡里与中国姑娘的跨国婚姻。当1981年10月中旬的一天,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前身)的马里留学生苏恩卡里赴京求见马里驻华大使,将两张鲜红的结婚证平摊在大使面前时,这位资深外交家大吃一惊:“啊?真有此事?!”他没料到,一个非洲青年竟能如此顺当地同中国女子在中国完婚。

大使的诧异不是没有缘由的。它起因于对中国一个特殊时代的记忆。

## 陈老总拍板的一桩跨国婚姻

1966年初夏,中国的“文革”运动正迅速升温。上海同济大学喀麦隆留学生杜马和同班中国女生金晓荣却偏偏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向有关方面登记结婚。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下,后果不难预料,非但申请未获批准,反倒引火烧身招来是非,直至最后金晓荣被发落四川,两人被迫劳燕分飞各奔东西。

“大串联”开始后,全国红卫兵热情高涨,不花一分钱成群结队走遍大江南北。金晓荣在大潮的裹挟及“掩护”下,回到上海直奔心上人而去。不料风声走漏,火车刚进镇江站即遭截留,同济大学红卫兵不由分说便将一个弱女子遣送回安徽老家。

在上海无书可读又不得与情人相见的杜马心灰意冷,他决定取道北京回国,并把这个决定写信告诉了金晓荣。金闻讯日夜兼程秘密赶往北京,终于在金桥饭店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爱人。不想就在此时,红卫兵犹如“天兵天将”又一次不期而至。于是风波再起,“官司”一直打到了外交部长陈毅那里。最后由陈老总拍板,有情人总算终成眷属,他们

在北京结了婚并一道登上返回喀麦隆的飞机。

自杜马和金晓荣之后,“文革”十年中国几乎再无一例跨国婚姻。那些年月,在中国和外国有情人的心头,“异国鸳鸯”始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

## 在邓小平干预下完婚

即便在新时期的初始,春回大地乍暖还寒,阴霾一时仍很难完全散去。此时上海又发生了一件“通天”的跨国婚案。

1977年,复旦大学法国进修生奥迪尔·皮尔坎同中国小伙子田力在田径场上一见钟情。他们一个是学校的女子短跑冠军,一个是学校的男子跳高冠军,对体育的共同爱好让他们走得越来越远。然而当他们提出结婚申请时,历史再次重演:婚请遭拒绝,田力被隔离。

奥迪尔被眼前的一切震惊、激怒了,她不明白两个年轻人的爱究竟触犯了哪条“天规”。姑娘一连写了几封信,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求援,向法国总统求援,向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求援。姑娘的真诚打动了法国政要,他们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奥迪尔的心愿。后来在复出中国政坛不久的邓小平的干预下,最终玉成此事。

1977年9月27日,法新社记者从北京发出报道:“中国领导人今天批准法国留学生奥迪尔·皮尔坎同中国工农兵学员田力结婚。”报道特意指明,“这个决定是‘文革’以来没有先例的。”

有了这一案例,中国地方当局在受理涉外婚姻时即有了可援之据。依凭中央政策,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会同民政部门建立了一

套受理跨国婚姻的临时机制,自1978年起为一对对异国情人铺设了走向“红地毯”的通道。这个临时机制一直运行到1983年中央政府首度颁布《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结婚登记的几项规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恩卡里作为1966年以来第一个在上海同中国公民结婚的非洲人受到了马里大使的特别关爱。

## 大使说:“他若再娶,你可起诉他”

苏恩卡里是1976年来到中国的,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年汉语后,次年进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1979年夏季,该校部分中外学生发生冲突。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作为市府外办工作人员,我同一些外国留学生有过多次接触,苏恩卡里便是其中之一。起初他情绪十分对立,经过反复沟通,逐步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慢慢便“化敌(对)为友”,最后如他所说,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加兄弟”。

1981年7月的一天我去学校看他,小伙子一反常态显出了少有的严肃和拘谨。几番囁囁后他终于吐出了一段话:“我很快就要毕业,在回国之前,我想和一个中国姑娘结婚,她叫董美丽。李老师,你看中国政府能批准吗?”我微微笑了一下对他说:“只要你们的选择是负责任的,彼此真心相爱,又符合婚姻登记条件,中国政府有什么理由不批准呢?”苏面有难色地说:“可是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非洲人能同中国女孩子结婚。”“那么,不妨你来领个头,当NO.1吧!”我的鼓励坚定了小伙子的信心,当年10月13日,结婚证即送

达苏恩卡里手中。第二天他打来电话:“昨天我领到了结婚证。告诉你,老师,我流泪了……”

几天后,苏恩卡里带着结婚证飞往北京。

眼前两张鲜红的结婚证着实令大使非常兴奋,他当下决定:“我要为你们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

于是,董美丽的母亲被请来了;近四十个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其中包括十二位大使被请来了;几家外国通讯社的记者也被请来了。10月31日这一天,婚礼大厅中央高悬马、中两国国旗,马里大使身披国旗绶带亲为这对异国新人主婚。他深情地说了一段开场白:“这几年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允许中国人同外国人通婚,但我只是耳闻,未曾目见,而且听说与中国人结婚者又全是欧美人士。今天,我亲眼看见董美丽小姐嫁给了我国的留学生。事实告诉我,非洲人可以同中国公民结婚了,对此我由衷感到高兴。”不知是一时兴起还是本来就该有这么一个程序,只见大使走近两位新人,在马、中两国国旗前,当着特邀法律证人的面对董美丽说:“依照伊斯兰教规和马里的法律,在事先征得女方同意的的前提下,男子可以娶妻四人。现在你可以直接问苏恩卡里,他是否还打算娶其他的妻子?”董遵嘱向苏提问,苏恩卡里当着大使和法律证人的面,向国旗郑重宣誓:“同董美丽结婚后,绝不再娶。”大使随即对苏说:“你既已宣誓只同董美丽一人结婚,那么你回到马里后如再和他人结婚便是违法,明白吗?”苏答“明白”,并签字为证。大使又对董美丽说:“尽管马里法律允许男人娶四个妻子,但苏恩卡里已正式宣誓同你婚后不再他娶,今后他若失信,你有权

对他起诉。”

## “非、中人民是一家人”

对苏恩卡里婚事反响超出了人们的料想。不久,在上海非洲学生中又接二连三出了好几个“第一”:第一个扎伊尔人马贝嘎结婚了,第一个布隆迪人德奥结婚了,而且同样受到本国驻华大使的青睐,为他们在北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1982年初,即将回国的苏恩卡里又按中国习俗在学校办了一个婚礼,邀请老师和同学分享他新婚的喜悦。我和学院薛喜民副院长应邀同马里驻华大使的代表一起在主桌就座。大使代表和薛副院长分别致辞后,塞内加尔留学生伊迪宣读了一封国外来信,写信人叫萨马克,是两年前刚从上海华纺毕业回国的马里留学生,他在信中写道:“我对这桩婚事既惊又喜,这个喜讯在马里电台整整播放了一个星期。”

随后,苏恩卡里起立讲话:“自从去年10月13日以来,我一直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因为从那一天起,我就是半个中国人了……”

2月1日,苏恩卡里偕爱妻董美丽取道北京回国,我因有事未能前去送行。苏恩卡里特意托学校留学生办公室主任张金泉捎回一句话:“请转达我对李老师全心全意的感谢!”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而骄傲。

“婚姻变化是社会进步的缩影。”中国跨国婚姻迅速增长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改革开放这35年里,这也折射了我国社会组织、时代思潮的日趋多元与开放。

摘自《档案春秋》2013年第9期

# 吃饭

章小东



## 6.这是什么东西

吃吃说说,不知不觉地到了深更半夜,餐桌上一片杯盘狼藉。丈夫摸出一个半人多高的黑色塑料垃圾袋,大家把手里的纸盘子、塑料叉子以及残渣余孽纷纷丢了进去,最后还有一大盘剩了的蚝油牛肉,丈夫端起来看也不看,毫不犹豫地倒进了垃圾袋。客人们七手八脚地帮我把桌子收拾干净以后,便各自夹起空盘子道别,只留下那只满满登登的垃圾袋。

我把已经睡熟的儿子安顿到床上,灯光下面,一张天真无暇的面孔上,呈现出来一片明朗的阳光,我专心致志地注视着儿子睡梦当中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我感觉到我的鲜血在他的身体里面流淌。

丈夫摸出一瓶五粮液,那还是十年前结婚的时候存积下来的,只是随着时间流逝,里面的酒精挥发得只剩下半瓶了。他无声地走到我的背后,我转过身体,面对面地看着他,有些陌生,有些尴尬。

他递给我一个酒杯说:“辛苦了……”我以为他会感谢我一个人把儿子带大,不料他说:“这顿饭让你辛苦了,谢谢。”

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光大亮。我想起来了,我和我的上海已经远隔重洋。儿子正趴在我的身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说:“妈妈,依睡觉的时候嘴巴一动一动的,一定在吃好东西。”我笑起来,把儿子抱到怀里说:“妈妈正在梦里啃一块肉骨头,眼睛张开来一看,原来是依啊!”“不要啃我啊!爸爸说了,今天晚上有个外国教授请我们去吃饭,是吃烤肉,叫BBQ,有很多很多的肉骨头呢。”

原来我和丈夫分别五年又重逢的故事,对美国人来说就好像是天方夜谭一般,许多人都想来看看我们,丈夫的一个老师约翰教授便决定在他的家里举办一个盛大的BBQ,邀请大家一起来欢迎我和儿子。

“我又不是动物园里的猴子,有什么

好看的?”“你比猴子好看多了。”丈夫已经恢复以前的样子,开始和我调侃。“我们是不是也要带一盘子小菜?”“约翰教授特别关照,我们是特邀的客人,免带小菜。我现在要到学校里去了,你们自己在家好好休息。”

丈夫走了,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儿子拉我到厨房说:“爸爸很有钱呢!他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好像永远都吃不光的啊。”“真的吗?依怎么晓得的?”“依看,冰箱里有很多很多的肉,还有冰激凌,墙壁角落里有一箱箱的雪碧和可口可乐,在上海,好婆总归是一瓶一瓶买的。我最喜欢雪碧了,可以喝一罐吗?”我知道这种易拉罐的饮料,在美国是最大众化的了,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我说:“一大早喝这种易拉罐不大好,还是先吃早饭,好吗?”儿子听话地点了点头。

吃过早饭以后,我把房间收拾了一遍,然后整理冰箱。不料一拉开冷冻室的门,里面噼里啪啦滚落出来四只圆滚滚的冰坨子。

“啊哟,这是什么东西啦,还好没有打到我的脚。”我叫了起来。

“妈妈,我来帮依。”

“不要,不要,小心冰到依的小手,妈妈心疼的呢。”说话间,我已经把四只冰坨子捡了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四只真空包装的白腊克鸡。白腊克鸡在上海,一般是不上台面的。这种洋鸡的肉头虽然比较厚,却木乎乎的,又有些腥气。我呆瞪瞪地看着一并排的四只鸡,原本想把这四只鸡一起放回冰箱,但是怎么也找不到空当儿塞进去,最终只塞进了两只。

“妈妈,依是不是可以来陪我看电视呢?很好玩的呢!”“等我想办法把这两只鸡放回冰箱里就来,我怎么也塞不回去了。”

“像好婆一样,挂到阳台上去好了。”

“对了,那是凤鸡!让我来做凤鸡吧。”儿子的话提醒了我,我立刻把两只鸡扔到水池子里,一边拧开热水化冰,一边剪开包装清洗干净,又拔出钢刀破开鸡的后背,撒上盐和香料,用一根竹筷把鸡撑直了,最后找出两根小绳子,把两只香喷喷的鸡挂到了屋檐下。

一切收拾停当,我便泡了杯热茶,安安心心地搂着儿子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动画片,讲的是老鼠和猫的故事,不知为什么那只强悍的猫终归斗不过机灵的小老鼠,儿子看得哈哈大笑,我却有些担忧:“这个故事怎么有一点颠倒黑白,好坏不分的呢?”

## 21.一时半刻还不能回家

周警官脸上略带笑容地对顾斌道:“怎么,不相信啊?快走走吧,车子外面等着呢。”

顾斌像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确认自己真的可以离开拘留所了,内心里喷涌而起一阵喜悦。这时他听到周警官对他说:“一会儿我把你交给方律师,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方律师?”顾斌脱口而出。“是啊,是方律师设法把你弄出来的。他已经把你的案子调查清楚了,你是被冤枉的。”周警官说。

顾斌突然感觉自己有一股沉重的委屈从心灵深处冒出来。关了一年多,终于弄清楚事实真相了。方律师到底还是负责任的啊!顾斌这时觉得有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举起手背胡乱揉了一把眼睛。

方国良把他的车停靠在北区邮局门口的空地上,那里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在这之前,方国良已经去过顾斌的家,把乔云接到了车上。此刻乔云就坐在车子后座,身旁搁着一只大大的旅行包,里面塞满了衣服和食品。丈夫虽说终于能够脱离拘留所了,但只能匆匆和她见上一面就得立即再次离开。这一别,按方律师的说法,或许几个月,或许就是一年半载。想到这里,乔云不由十分伤感。

“他要去很远的地方吗?”乔云不无担忧地问。“也许吧,离得远些会安全些。你放心吧,余先生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会很久吗?”乔云明知故问。“等案子了结了就能放心回来,就不用再躲了。我们让他出去避一避,是怕那个王根宝又节外生枝。”方国良解释说。“这个我知道,你和余总都是好人。”乔云表示理解。“我给他带了一张银行卡,里面有两万元钱,不知他够不够用。”“钱的事你不必操心,余先生都会安排好的。”方国良话音刚落,就看到了小王的车子缓缓驶近了,他赶紧对乔云说:“他们来了。”

小王把车子靠在离方国良几米远的地方。一会儿,就见周警官和顾斌从后车门出来,径直走到方国良的车前。周警官拉开车门,让顾斌坐进副驾驶位子,随手又把门给关上了。“老顾,你受苦了。”方国良把手伸给顾斌。顾斌赶紧把方国良的手握住,激动地道:

“方律师,谢谢你救我出来。”

“我事情没做好,拖了这么久才把你弄出来,请你原谅。”方国良说。

“千万别这么说,我心里清楚,若不是有你方律师帮我,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出头之日。”“好了老顾,虽说你离开了拘留所,但你一时半刻还不能回家。”方国良说。“这个我知道,刚才在车里周警官都对我说了。”“你出去避一段时间,对大家都有好处。余先生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嗯,我都听你们的。”顾斌点着头。

“那你和嫂子好好聊几句吧,这一别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见不着了。”方国良说着,往车子后座坐了努嘴。顾斌一转头,这才发现原来乔云也在车上。惊讶之余,正想开口说些什么表示感谢,却见方国良打开了车门。

“老顾,你们抓紧聊吧,我们五分钟后就走。”方国良说完下了车。

周警官正站在方国良的车子旁抽着烟。方国良道:“老周啊,这件事你帮了大忙,你回去后,我担心那个徐副局长会找你麻烦,真不好意思,我们连累你了。”

“那我的话?我才不怕谁找麻烦呢。我们又没做错,这事梁局长也支持的。即使真有那么一天让姓徐的当道,我大不了就提前退休呗。”周警官说完潇洒地笑

笑。“我让小王先送你去局里吧。”方国良说着,朝坐在悦达车里的小王做了个手势,小王立刻领会了意思,开始发动车子。

“那我先告辞了,再联系。”周警官朝方国良挥挥手,走过去上了悦达车。

方国良目送着小王的车驶远,然后掏出手机换了一张新的SIM卡,拨了一个号码,“余先生吗?我是方国良。老顾接到了,接下去怎么办?”

“知道东方技术大学吗?”余国伟问。

“知道的。”

“九点四十分,你准时到那里。在那个学校门口,会有一辆挂军牌的墨绿色三菱越野车停着,你带着顾斌上那辆车,只要对车上的军人说你是方律师就行。那辆车会送你们去机场。等把老顾送进安检后,你和我再通一个电话。”余国伟仔细地对方国良交代。

# 生死对决

温哥华的中国富豪

柯兆龙

